智囊/2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智囊

◀上一卷

第二十三卷　詭道

下一卷▶

道取其平，兵不厭詭。實虛虛實，疑神疑鬼。彼暗我明，我生彼死。出奇無窮，莫知所以。集「詭道」。

鄭公子突

北戎侵鄭，鄭伯御之，患戎師，曰：「彼徒我車，懼其侵軼我也。」公子突曰：「使勇而無剛者，嘗寇而速去之。君為三覆以待之。戎輕而不整，貪而無親，勝不相讓，敗不相救。先者見獲，必務進；進而遇覆，必速奔。後者不救，則無繼矣，乃可以逞。」從之，戎人之前遇覆者奔，祝聃逐之，衷戎師，前後擊之，盡殪，戎師大奔。

〔茅元儀曰〕

「千古御戎，不出數語，今則反是，戎安得不逞？」

夫概王

吳敗楚師於柏舉，追及清發，將擊之。闔閭之弟夫概王曰：「困獸猶鬥，況人乎？

若知不免而致死，必敗我。若使先濟者知免，後者慕之，蔑有鬥心矣，半濟而後可擊也。」從之，大敗楚人，五戰及郢。

鬥伯比　季梁

楚武王侵隨，使求成焉，而軍瑕以待之。隨人使少師董成。鬥伯比曰：「我之不得志於漢東也，我則使然：我張吾三軍，以武臨之，彼則懼而協以謀我，故難圖也。漢東之國，隨為大，隨張，必棄小國，小國離，楚之利也。少師寵，請羸師以張之。」少師歸，請追楚師。季梁諫曰：「楚之羸，其誘我也！」乃止。

〔述評〕

當時微季梁，幾墮楚計。楚子反有言：「圍者，柑馬而秣之，使肥者應客。」故凡示弱者皆誘也。

漢兵乘勝追匈奴。高帝聞冒頓居上谷，使人覘之。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，見老弱羸畜，使者十輩來，皆言匈奴可擊。上復使劉敬往，敬還報曰：「兩國相擊，此宜矜誇見所長，今臣往，徒見羸瘠老弱，此必欲見短，伏奇兵以爭利，愚以為匈奴不可擊。」上不聽，果圍於白登。

天後中，契丹李盡忠、孫萬榮之破營府也，以地牢囚漢俘數百人，聞麻仁節等諸軍將至，乃令守者紿之曰：「家口飢寒，不能存活，待國家兵到即降耳。」一日引出諸囚，與之粥，慰曰：「吾等乏食養汝，又不忍殺汝，縱放歸，若何？」眾皆拜伏乞命，乃縱去。至幽州，具言其故。兵士聞之，爭欲先入，至黃鑾峪，賊又令老者投官軍，送遺老牛瘦馬於道側。仁節等棄步卒，將馬先入。賊設伏，橫截將軍，生擒仁節等。全軍皆沒。

二事皆類比。

蔫賈　師叔

楚大飢，庸人率群蠻叛楚。麇人帥百濮聚於選，將伐楚。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啟。楚人謀徙於阪高。〔邊批：無策。〕蔫賈曰：「不可，我能往，寇亦能往。不如伐庸。夫麇與百濮謂我飢不能師，故伐我也。若我出師，必懼而歸。百濮離居，將各走其邑，誰

暇謀人？」及出師侵庸，及庸方城。庸人逐之，囚子揚窗。三宿而逸，曰：「庸師眾，群蠻聚焉，不如復大師，且起王卒，合而後進。」〔邊批：庸策。〕師叔曰：「不可，姑又與之遇以驕之，彼驕我怒，而後可克。先君紛冒所以服陘隰也。」又與之遇，七遇皆北。庸人曰：「楚不足與戰矣！」遂不設備。楚子乘駟，會師於臨品，分為二隊以伐庸，群蠻從楚子盟，遂滅庸。

〔評議〕

楚以不徙而存，宋以南渡而削。我朝土木之變，徐武功倡言南遷，賴肅愍諸公不惑其言。不然，事未可知矣！

田單

燕昭王卒，惠王立，與樂毅有隙，〔邊批：肉先腐而蟲生。〕田單聞之，乃縱反間於燕，宣言曰：「齊王已死，城之不拔者二耳。樂毅畏誅不敢歸，以伐齊為名，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。齊人未附，故且緩攻即墨，以待其事。齊人所懼，唯恐他將來，即墨殘矣。」燕王以為然，使騎劫代毅。毅歸趙，燕軍共忿。而田單乃令城中，食必祭其先祖於庭，飛鳥悉翔舞下食，燕人怪之，田單因宣言曰：「神來下教我。」乃令城中曰：「當有神人為我師。」有一卒曰：「臣可以為師乎？」〔邊批：此事通竅。〕因反走，田單乃起，引還，東向坐，師事之，卒曰：「臣欺君，實無能也。」單曰：「子勿言。」因師之，每出約束，必稱神師，乃宣言曰：「君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，置之前行與我戰，即墨敗矣。」燕人聞之，如其言。城中人見齊諸降者悉劓，皆堅守，唯恐見得。單又宣言：「君懼燕人掘吾城外塚墓，戮先人，可為寒心。」燕軍盡掘壟墓、燒死人。〔邊批：騎劫一至墨即此。〕即墨人從城上望見，皆涕泣，俱欲出戰，怒自十倍。田單知士卒之可用，乃身操版鍤，與士卒分功，妻妾編於行伍之間，盡散飲食饗士，令甲卒皆伏，使老弱女子乘城，遣使約降於燕。燕皆呼「萬歲」，田單乃收民金，得千鎰，令即墨富豪遺燕將，曰：「即墨即降，願無擄掠吾族家妻妾。」燕將大喜，許之，燕軍由此益懈。單乃收城中，得千餘牛，為絳繒衣，畫以五彩龍文，束兵刃於其角，而灌脂束葦於尾，燒其端，鑿城數十穴，夜縱牛，壯士五千人隨其後，牛尾熱，怒而奔，燕軍夜大驚，牛尾炬火光炫耀，燕軍視之，皆龍文，〔邊批：應神師。〕所觸盡死傷，五千人因銜枚擊之，城中鼓噪從之，老弱皆擊銅器為聲，聲動天地。燕軍大駭，敗走，遂殺騎劫。

〔述評〕

勝、廣假妖以威眾。陳勝與吳廣謀舉事，欲先威眾，乃丹書帛曰：「陳勝王」。置人所罾魚腹中。卒買魚，烹食，得腹中書，怪之。又令廣於旁近叢祠中，夜篝火作狐鳴，呼曰：「大楚興，陳勝王。」於是卒皆夜驚，旦相率語，往往指目勝。

世充托夢以誓師。王世充欲擊李密，恐眾心不一，乃假托鬼神，言夢見周公，乃立祀於洛水之上，遣巫言「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，當有大功，不則兵皆疫死。」世充兵皆楚人，信巫，故以惑之，眾皆請戰。遂破密，皆神師之遣教也。

王德征秀州賊邵青，諜言將用火牛，德曰：「此古法也，可一不可再，彼不知變，只成擒耳。」

先命合軍持滿，陣始交，萬矢齊發，牛皆反奔，我師乘之，遂殘賊眾，此可為徒讀父書者之戒。陳濤斜之車戰亦猶是。

伯比贏師以張之，賈則累北以誘之。至於田單，直請降矣，其詐彌深，其毒彌甚。勾踐以降吳治吳，伯約以降會謀會。真降且不可信，況詐乎？漢王之誑楚，黃蓋之破曹，皆以降誘也！岑彭、費禕，皆死於降人之手。噫，降可以不察哉？必也，諒己之威信可以致其降者何在？而參之以人情，揆之以兵勢，斷之以事理，度彼不得不降，降而必無變計也。——斯萬全之策矣！

康茂才

陳友諒既陷太平，據上流，遣人約張士誠同侵建康。或勸上自將擊之，上曰：「敵知我出，以偏師綴我，而大軍順流，直趨建康，半日可達，吾步騎急回，百里趨戰，兵法所忌。」乃召康茂才，謂曰：「二寇相合，為患必深，若先破友諒，則東寇膽落矣，汝能速之使來乎？」茂才曰：「家有老閽者，舊嘗事友諒，今往必信。」遂令閽者齎書，乘小舸徑至偽漢軍中，許以內應。友諒果信之，甚喜，問康公，曰：「今何在？」曰：「見守江東橋。」又問：「橋何如？」曰：「木橋也。」賜食遣還，囑曰：「吾即至，至則呼老康為號。」閽者還告，上曰：「虜落吾彀中矣。」乃使人撤木橋，易以鐵石，一宵而成。馮勝、常遇春率三萬人，伏於石灰山側，徐達等軍於南門外，楊璟駐兵大勝港，張德勝、朱虎率舟師出龍江關外，上總大軍於盧龍山，令持幟者偃黃幟於山之右，偃赤幟於山之左，戒曰：「寇至則舉赤幟，聞鼓聲則舉黃幟，伏兵皆起。」是日，友諒

果引舟師東下，至大勝港，水路狹，遇楊璟兵，即退出大江，徑以舟衝江東橋，見橋皆鐵石，乃驚疑，連呼「老康」。莫應，始覺其詐，即分舟師千餘向龍江，先遣萬人登岸立柵，勢甚銳。時酷暑，上度天必雨，令諸軍且就食，時天無雲，忽風起西北，雨大至，赤幟舉，諸軍競前拔柵，友諒麾軍來爭，戰方合，適雨止，命發鼓，鼓聲震，黃幟舉，伏發，徐達兵亦至，舟師並集，內外合擊，友諒軍大敗，乘勝逐之，遂復太平。

張良

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，張良說曰：「秦兵尚強，未可輕。臣聞其將屠者子，賈豎易動以利，願公且留壁，使人先行，為五萬人具食，益張旗幟諸山上，為疑兵；令酈食其持重寶啖秦將。」秦將果叛，欲連和俱西襲咸陽。沛公欲聽之，良曰：「此獨其將欲叛耳，恐士卒不從，不如因其懈而擊之。」沛公乃引兵，擊破秦軍。

〔述評〕

酈生既說下齊，而韓信襲擊，遂至臨淄。

頡利兵敗求和，太宗遣鴻臚卿唐儉等慰撫之。頡利外為卑順，內實猶豫，李靖謀曰：「頡利雖敗，其眾尚十餘萬，若走度磧北，則難圖矣，今詔使至彼，虜必自寬，若選萬騎襲之，不戰可擒也，唐儉輩何足惜。」遂勒兵夜發，大破之。二事俱同此。

李廣　王越

廣與百餘騎獨出，望匈奴數千騎，見廣，以為誘騎，皆驚，上山陳。廣之百騎皆大恐，欲馳還走，廣曰：「吾去大軍數十里，今如此以百騎走，匈奴追射，我立盡。今我留，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，必不敢擊。」乃令諸騎曰：「前。」未到匈奴陣二里所，止，令曰：「皆下馬解鞍。」其騎曰：「虜多且近，即有急，奈何？」廣曰：「彼虜以我為走，今皆解鞍以示不走。」於是胡騎遂不敢擊。有白馬將出護其兵，廣上馬，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，而復還至其騎中，解鞍，令士皆縱馬臥，會暮，胡兵終怪之，不敢擊。夜半，疑漢伏軍欲夜取之，皆引去。平旦，廣乃歸大軍。

威寧伯王越與保國公朱永帥千人巡邊。虜猝至，主客不當，永欲走，越止之，為陣列自固，虜疑未敢前。薄暮，令騎皆下馬銜枚，魚貫行，毋反顧，自率驍勇殿，從山後

走五十里，抵城，虜不覺，明日乃謂永曰：「我一動，虜躡擊，無噍類矣！結陣，示暇形以惑之也，次第而行，且下馬，無軍聲，故虜不覺也。」

呂蒙　馬隆

呂蒙既領漢昌太守，與關羽分土接境。知羽有並兼之心，且據上流，乃外倍修好。後羽討樊，留兵將備公安、南郡，蒙上疏曰：「羽討樊，而多留備兵，必恐蒙圖其後故也。蒙常有病，乞分士從還建業，以治病為名，羽聞之，必撤備兵盡赴襄陽，晝夜馳上。襲其空虛，則南郡可下，而羽可擒也。」遂稱病篤，權乃露檄召蒙還，陰與圖計，蒙以陸遜才堪負重而未有遠名，乃薦遜自代。遜遺書與羽，極其推讓。羽意大安，稍撤兵以赴樊。權聞之，遂行。先遣蒙在前，蒙至潯陽，盡伏其精兵艚艫中，使白衣搖櫓，作商賈人服，晝夜兼行。羽所置江邊屯候，盡收縛之，故羽不聞知，直抵南郡。傅士仁，糜芳皆降。蒙人據城，盡得羽及將士家屬，皆撫慰。有取民一笠以覆官鎧者，其人係蒙鄉里，垂涕斬之。於是軍中震栗，道不拾遺，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，問所不足，病者給醫藥，飢寒者賜衣糧，府藏財寶，皆封閉以待權至。羽還，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問，蒙輒厚遇其使，週遊城中，家家致問，或手書示信，使還，私相參信，咸知家門無恙，見待過於平時，故吏士無鬥心，羽遂成擒。

太康初，南虜成奚每為邊患，西平太守馬隆帥軍討之。虜據險拒守。隆令軍士皆負農器，將若田者，虜以隆無征討意，御眾稍怠。隆因其無備，進兵擊破之，畢隆之政，不敢為寇。

孫臏　虞詡

魏龐涓攻韓。齊田忌救韓，直走大梁。涓聞之，去韓而歸，齊軍已過而西矣。孫子謂田忌曰：「彼三晉之兵，素悍勇而輕齊，齊號為怯。善戰者，因其勢而利導之。兵法：『百里而趣利者，蹶上將；五十里而趣利者，軍半至。』」使齊軍入魏地，為十萬灶，明日為五萬灶，又明日為三萬灶。涓行三日，大喜曰：「吾固知齊軍怯，入吾地三日，士卒亡者過半矣！」乃棄其步軍，與其輕銳兼程逐之。孫子度其行，暮當至馬陵。馬陵道狹，而旁多阻隘，可伏兵，乃斲大樹，白而書之，曰：「龐涓死此樹下。」〔邊批：奇計獨造。〕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，期曰：「暮見火舉而俱發。」涓果夜至斲木下，見白書，乃鑽火燭之。讀未畢，齊軍萬弩俱發，魏軍亂，大敗，龐涓自剄。

〔李溫陵曰〕

「世豈有十萬之師，三日之內減至三萬，而猶不知其計者乎？」

羌寇武都。遷虞詡為武都太守。羌乃率眾數千，遮詡於陳倉崤谷。詡軍停車不進，而宣言，上書請兵，須到乃發。」羌聞之，乃分鈔旁縣。詡因其兵散，日夜進道，兼行百餘里，令軍士各作兩灶，日增倍之。羌不敢逼，或問曰：「孫臏減灶，而君增之，兵法曰：『行不過三十里。』而令且二百里，何也？」詡曰：「虜眾我寡，徐行則易為所及，速進則彼所不測；虜見吾灶日增，必謂郡兵來迎，眾多行速，必憚追我。孫臏見弱，吾今示強，勢不同也。」

既到郡，兵不滿三千，而羌眾萬餘，攻圍赤亭數十日，詡乃令軍中使強弩勿發，而潛發小弩。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，並兵急攻，詡於是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，發無不中，羌大震退。

詡因出城奮擊，多所殺傷，明日悉陣其眾，令從東郭門出，北郭門入，貿易衣服，回轉數周，羌不知其數，更相恐動。詡計賊當退，乃潛遣五百餘人，淺水設伏，候其走路。虜果大奔，因掩擊，大破之。

祖逖　檀道濟　岳飛

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陳川故城，相守四旬。逖以布囊盛土，使千餘人運以餽。潛又使數人擔米息於道，豹兵逐之，即棄而走，豹兵久飢，以為逖士眾豐飽，大懼，宵遁。

宋檀道濟伐魏，累勝。至歷城，魏以輕騎邀其前後，焚燒谷草。道濟軍食盡，引還。有卒亡降魏，具告之。魏人追之，眾洶懼將潰。道濟夜唱籌量沙，以所餘少米覆其上，及旦，魏兵見之，謂道濟資糧有餘，以降者為妄而斬之，道濟全軍以歸。

岳飛奉詔招撫嶺表賊曹成，不從，乃上奏：「群盜力強則肆橫，力屈則就招，不加剿而遽議招，未易也。」遂率兵入。會得成諜者，縛之帳下。飛出帳，調兵食。吏白曰：「糧盡矣，奈何？」〔邊批：飛使之。〕飛陽曰：「且反茶陵。」已而顧諜作失意狀，頓足而入。陰令逸之，計諜歸告，成必來追。即下令蓐食，潛趣繞嶺。未明，已逼賊壘。

出不意，驚呼曰：「岳家軍至矣！」飛乘之，遂大潰。自是連奪其險隘。賊窮，飛乃曰：「招今可行矣。」

〔評〕

孫臏強而示之弱，虞詡弱而示之強，祖逖、檀道濟飢而示之飽，岳忠武飽而示之飢。

臧宮　周訪　獨孤永業

建武十一年，臧宮將兵至中盧，屯駱越。時公孫述將田戎、任滿與岑彭相拒於荊州。鼓戰數不利。越人謀叛從蜀。宮兵少，力不能制。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，宮夜使鋸斷城門限，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。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，相告以漢兵大至，其渠帥乃奉牛酒勞軍，宮陳兵大會，擊牛釃酒，饗賜慰納之，越人由是遂安。

周訪擊斬張彥於豫章，訪亦中流矢，折前兩齒，形色不變。及暮，訪與賊隔水，賊眾數倍，自知力不敵，乃密遣人如樵彩者而出，於是結陣鳴鼓而來，大呼曰：「左軍至。」士卒皆呼「萬歲！」至夜，令軍中多布火而食，賊謂官軍益至，未曉而退。訪謂諸將曰：「賊雖引退，然終知我無救軍，當還掩襲，宜促渡水北。」既渡，斷橋訖，而賊果至，隔水不得進。

陳獨孤永業守金墉，周主攻之，不克。永業通夜辦馬槽二千，周人聞之，以為大軍且至，憚之，適周主有疾，遂引還。

賀若弼

賀若弼謀攻京口，先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，買弊船五、六十艘，置於瀆內。陳人覘之，以為中國無船。又令緣江防人交代之際，必集廣陵，大列旗幟，營幕被野。陳人以為隋兵大至，急發兵為備。既而知之，不復戒嚴。又緣江時獵，人馬喧噪；及是濟江，陳人遂不知覺。

〔按〕

賀若弼攻京口。任忠言於陳主曰：「兵法，『客貴速戰，主貴持重。』今國家足食

足兵，宜固守台城，緣淮立柵；北軍雖來，勿與交戰；分兵斷江，勿令彼信得通；給臣精兵一萬，金翅三百艘，下江徑掩六合；彼大軍必謂其渡江將士已被俘獲，自然挫氣；淮南之人，與臣舊相知悉；今聞臣往，必皆景從。臣復揚聲欲往徐州，斷彼歸路，則諸軍不擊自去。此良策也！」陳主不從，以至於亡。

韋孝寬　岳飛　種世衡

東魏將段琛據宜陽，遣其揚州刺史牛道恒煽誘邊民。韋孝寬患之，乃遣諜人訪獲道恒書跡，令善學書者習之，因偽作道恒與孝寬書，論歸款意，又為落燼燒跡，若燈下書者。還令諜人送琛。琛得書，果疑道恒，不用其謀，遂相繼被擒。

齊相斛律明月多智用事。孝寬令參軍曲岩作謠曰：「百升飛上天，明月照長安。」百升，斛也。又言「高山不摧自崩，槲樹不扶自豎。」令諜人廣傳於鄴下。時祖孝徵正與明月隙，既聞，復潤色奏之，明月竟坐誅。孝寬真熟於用間者。

岳飛知劉豫結粘罕，而兀術惡劉豫，可以間而動。會軍中得兀術諜者，飛陽責之曰：「汝非吾軍中人張斌耶，吾向遣汝至齊，約誘致四太子，汝往不復來，吾繼遣人問齊，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為名，致四太子於清河，汝所持書竟不至，何背我耶？」諜冀緩死，即詭服，乃作蠟書，言與劉豫同謀誅兀術事，因謂諜曰：「吾今貸汝，復遣至齊，問舉兵期。」刳股納書，戒勿泄。諜歸，以書示兀術。兀術大驚，馳白其主，遂廢豫。

元昊有腹心將，號野利王、天都王者，各統精兵，最為毒害。種世衡謀欲去之。野利嘗令浪裡、賞乞、媚娘三人詣世衡乞降，世衡知其詐，曰：「與其殺之，不若因以為間。」留使臨稅出入，騎從甚寵。有紫山寺僧法崧，世衡察其堅樸可用延致門下，誘令冠帶。因出師，以獲賊功白於帥府，表授三班階職，充指揮使。又為力辦其家事，凡居事騎從之具，無不備。崧酗酒狎博，無所不為。世衡待之愈厚，崧既感恩，一日世衡忽怒謂崧曰：「我待汝如子，而陰與賊連，何相負也？」〔邊批：苦肉計。〕械係數十日，極其楚毒，崧終不怨，曰：「崧，丈夫也，公聽奸人言，欲見殺，有死耳。」居半年，世衡察其不負，為解縛沐浴，延入臥內，厚撫謝之，曰：「汝無過，聊相試耳。欲使為間，其苦有甚於此者，汝能為我卒不言否？」崧泣允之，世衡乃草野利書，膏蠟致衲衣間，密縫之，仍祝之曰：「此非瀕死不得泄，若泄時，當言：『負恩不能成將軍之事也。』」又以畫龜一幅，棗一蔀遺野利。野利見棗、龜，〔邊批：影「早歸」。〕度必有書，索之，崧目左右，又對「無有」。野利乃封信上元昊，元昊召崧並野利至數百里外，詰

問遺書，崧堅執無書，至箠楚極苦，終不說，又數日，私召至其宮，乃令人問之，曰：「不速言，死矣。」崧終不說，乃命曳出斬之，崧乃大號而言曰：「空死，不了將軍事矣，吾負將軍，吾負將軍。」其人急追問之，崧於是褫衲衣，取書進入。〔邊批：書中必以及浪裡等三人，使視之而可信。〕移刻，命崧就館，而陰遣愛將假為野利使，使世衡。世衡疑是元昊使，未即相見，只令官屬日即館舍勞問，問及興州左右則詳，至野利所部多不悉。〔邊批：可知非野利使。〕適擒生虜數人，世衡令於隙中密覘之，生虜因言使者姓名，果元昊使。乃引見使者，厚遣之，〔邊批：只覺惡草具進項王使其策未工。〕世衡度使返，崧即還，而野利報死矣。世衡既殺野利，又欲並去天都，因設祭境上，書祭文於版，述二將相結，有意本朝，悼其垂成而敗，其祭文雜紙幣中，有虜至，急之以歸，版字不可遽滅，虜得之以獻元昊，天都亦得罪。元昊既失腹心之將，悔恨無及，乃定和議。崧複姓為王嵩，後官至諸司使，至今邊人謂之「王和尚」。

〔述〕

沈存中《補筆談》亦載此事，云：「世衡厚遣崧，以軍機密事數條與之，曰：『可以此借手。』臨行，解所服絮袍贈之，曰：『虜地苦寒，以此為別，至彼須萬計求見遇乞，即野利王。非此人無以得其心腹。』崧如所教，間關求通遇乞，虜人覺而疑之，執於有司，數日，或發其袍領中，得世衡與遇乞書，詞甚款密，崧初不知領中書，虜人苦之備至，終不言情，虜人因疑遇乞，殺之，遷崧於北境，亡歸。」事稍異。據《筆談》則領中書並崧不知，崧膽才壯，似更奇。

世衡又嘗以罪怒一悉將，杖其背，僚屬為請，皆莫能得，其人杖已，即奔元昊，元昊甚親信之，歲餘，盡得其機密以歸，乃知世衡能用間也。

李光弼　李希烈

李光弼募軍中，有少技皆取之，人盡其用。有錢工三者，善穿地道。史思明寇太原，光弼遣人詐為約降，而穿地道周賊營中，楮之以木。至期，遣裨將將數千人出，如降狀，咸皆屬目，俄而營中地忽陷，死者千餘人。賊眾驚亂，官軍鼓噪乘之，俘斬萬計。

李元平至汝州，募工徒葺理郛郭。李希烈陰使勇士應募，執役版築，凡入數百人，元平不之覺。希烈遣將以數百騎突至其城，執役者應於內，縛元平馳去。

〔述評〕

嘉靖四十一年，倭入寇，圍興化府。都督劉顯奉敕赴援，去府城三十里，隔一江，逗留不進。久之，懼罪，遣五卒齎文詣府，約欲率兵越城禦敵。賊獲五卒，殺之。周其職銜，偽為顯文，約「某日夜某時率兵潛入應援，城中勿舉火作聲，恐賊驚覺。」擇奸細五人，詐充劉卒，齎入。城中信之，至期，賊冒劉兵入城，遂陷之。夫中國所以能制夷狄者，智也，今智反在夷狄，可不為寒心哉？

劉鄩

劉鄩，安丘人，初事青州王師範。唐昭宗幸鳳翔，朱溫率師迎於岐下。師範欲乘虛據兗州，鄩先遣人詐為鬻油者，覘城內虛實及出入所。視羅城下一水竇，可引眾而入，遂志之。鄩乃告師範，請步兵五百，自水竇銜枚而入。〔邊批：不虞之道。〕一夕而定，軍城宴然，市民無憂。

朱溫遣大將葛從周來攻城，良久外援俱絕，鄩料簡城中，凡不足當敵者，悉出之於外，與將士同甘苦。一日，副使王彥溫逾城走，守陴者從之，不可止，鄩即遣人從容告彥溫曰：「請少將人出，非素遣者，勿帶行。」又揚言於眾曰：「素遣從副使行者，即勿禁，其擅去者，族之。」外軍果疑彥溫，即戮於城下，於是守軍遂固，鄩後師範降梁。

劉鄩　畢再遇

劉鄩敗晉王於河曲，欲乘勝潛走太原。慮為晉軍追，乃結芻為人，縛旗於上，以驢負之，循堞而行。數日，晉人方覺。

畢再遇嘗與金人對壘。一夕拔營去，留旗幟於營，豫縛生羊，置其前二足於鼓上，擊鼓有聲，金人不覺為空營。復相持數日，及覺，欲追之，則已遠矣。

侯淵

魏爾朱榮使大都督侯淵討韓樓，配卒甚少，或以為言。榮曰：「侯淵臨機設變，是其所長，若總大眾，未必能用。」淵遂廣張軍聲，多設攻具，帥數百騎深入。去薊百餘里，值賊。淵潛伏以乘其背，大破之，虜五千人。皆還其馬杖縱使入城，左右皆諫，淵

曰：「我兵少，不可力戰，為奇計以間之，乃可克也。」度其已入，帥騎夜進，昧旦，叩其城門樓，果疑降卒為內應，遂走，追擒之。

韓信

漢王以信為左丞相，擊魏。魏盛兵蒲坂，塞臨晉。信乃益為疑兵，陳船欲渡臨晉，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，襲安邑，遂虜魏王豹，定河東。

信既破魏、代，遂與張耳東下井陘擊趙。趙王歇、成安君餘聞之，聚兵井陘口，號二十萬。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：「信乘勝遠鬥，其鋒不可當，臣聞『千里餽糧，士有飢色，樵蘇後爨，師不宿飽』。今井陘之道，車不得方軌，騎不得成列，行數百里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，願假臣奇兵三萬人，從間道絕其輜重，足下深溝高壘，勿與戰，彼前不得鬥，退不得還，吾奇兵絕其後，野無所掠，不十日，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。」成安君不聽。信使間視，〔邊批：精細。〕知其不用，乃敢引兵遂下。未至井陘口三十里，止舍。夜半傳發，選輕騎二千人，人持一赤幟，從間道望趙軍，誡曰：「趙見我走，必空壁逐我，若疾入趙壁，拔趙幟，立漢幟。」令其裨將傳歹食曰：「今日破趙會食。」諸將皆莫信，佯應曰：「諾。」乃使萬人先行，出背水陣，〔邊批：創法。〕趙兵望見大笑。平旦，信建大將旗鼓，鼓行出井陘口，〔邊批：欲以致敵。〕趙開壁擊之。大戰，良久，信、耳佯棄鼓旗，走水上軍。水上軍開入之。趙果空壁爭漢旗鼓，逐信、耳。信、耳已入水上軍，軍皆殊死戰，不可敗。於是趙軍還歸壁，見壁皆漢幟，大驚，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，遂亂走。漢兵夾擊，大破之。斬陳餘，擒趙王歇。諸將效首虜畢，因問信曰：「兵法：『右倍山陵，前左水澤』，今反以背水陣取勝，何也？」信曰：「此在兵法，顧左右不察耳。法不曰：『陷之死地而後生，投之亡地而後存』乎？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，所謂驅市人而戰之，其勢非置之死地，使人人自為戰。即予之生地，皆走，寧尚得而用之乎？」諸將乃服。

〔述評〕

秦姚丕守渭橋以拒晉師。王鎮惡溯渭而上，乘蒙衝小艦，行船者皆在艦內。秦人但見艦進，驚以為神。至渭橋，鎮惡令軍士食畢，皆持仗登岸，後者斬。既登，即密使人解放舟艦，渭水迅急，倏忽不見。乃諭士卒曰：「此為長安北門，去家萬里，舟楫衣糧，皆已隨流，今進戰而勝，則功名俱顯；不勝，則骸骨不返矣。」乃身先士卒，眾騰踴爭進，大破丕軍。

李復亂，宣撫使檄韓世忠追擊，所部不滿千人。乃分為四隊，布鐵蒺藜，自塞歸路，令曰：「進則勝，退則死，走者命後隊剿殺。」於是莫敢反顧，皆死戰，大敗之。斬復。此皆背水陣之故智也。

沈存中曰：「韓信襲趙，先使萬人背水陣。乃建大將旗鼓，出井陘口，與趙人大戰。佯敗，棄旗鼓走水上軍。背水而陣，已是危道，又棄旗鼓而趨之，此必敗勢也。而信用之者，陳餘老將，不以必敗之勢邀之，不能致也。信自知才過餘，乃敢用此策。設使餘少黠於信，信豈得不敗？此所謂知己知彼，量敵為計。後之人不量敵勢，襲信之跡，決敗無疑。

又曰：「楚、漢決勝於垓下。信將三十萬，自當之；孔將軍居左，費將軍居右，高帝在其後，絳侯，柴武在高帝後。信先合不利，孔將軍、費將軍縱楚兵不利，信復乘之，大敗楚師。信時威震天下，籍所憚者獨信耳。信以三十萬人不利而卻，真卻也，然後不疑，故信與二將得以乘其隙。信兵雖卻，而二將維其左右，高帝軍其後，絳侯，柴武又在其後，異乎背水之危。此所以待項籍也。用破趙之跡，則殲矣。此皆信之奇策。班固為《漢書》，乃削此一事，蓋固不察所以得籍者，正在此一戰耳。

信已襲破齊臨淄，遂東追齊王。楚使龍且將兵救齊，或說龍且曰：「漢兵遠鬥窮戰，其鋒不可當。齊、楚自居其地戰，兵易敗散，不如深壁，使齊王遣其信臣招所亡城。亡城聞其王在，楚又來救，必反漢。漢兵二千里居齊，齊城皆反之，其勢無所得食，可不戰而降也。」龍且輕韓信為易與，遂戰。與信夾濰水而陣。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，盛沙，壅水上流，引兵半渡擊龍且，佯不勝，還走，龍且果喜曰：「固知信怯。」遂追信，渡水，信使人決壅囊，水大至，龍且軍大半不得渡，即急擊，殺龍且。

〔評〕

使左車之謀行，信必不能得志於趙。使或人之說用，信必不能得志於龍且。繞朝曰：「子無謂秦無人，吾謀適不用也！」士固有遇不遇哉。

張弘范

張弘范〈〔字仲疇〕〉討李璮於濟南，其父柔戒之曰：「汝圍城勿避險地。汝無怠

心，則兵必致死。主者慮其險，苟有來犯，必攻救，可因以立功。勉之！」弘范營城西，壇出軍突諸將營，獨不向弘范。弘范曰：「我營險地，壇乃示弱於我，必以奇兵來襲。」遂築長壘，內伏甲士，而外為壕，開東門以待之。夜令士卒濬濠，益深廣，壇不知也，明日果擁飛橋來攻。未及岸，軍陷壕中，得跨壕而上者，遇伏皆死。

元兵逼宋少帝於崖山，或請先用炮。弘范曰：「火起則舟散，不如戰也。」明日四分其軍，軍其東、南、北三面，弘范自將一軍，相去里餘，下令曰：「聞吾樂作，乃舉。違令者斬！」先麾北面一軍，乘潮而戰，不克。李恒等順潮而退。樂作，宋將以為且宴，少懈，弘范舟師犯前，眾繼之。預構戰樓於舟尾，以布幕障之，命將士負盾而伏，令曰：「聞金聲起戰，先金而妄動者死。」飛矢集如蝟，伏盾者不動，舟將接，鳴金撤障，弩弓火石交作，頃刻並破七舟，宋師大潰，少帝赴水死。

勾踐　柴紹

吳闔閭伐越，越子勾踐御之，陳於檇李。勾踐患吳之整也，使死士再禽焉，不動。使罪人三行，屬劍於頸，而辭曰：「二君有治，臣奸旗鼓，不敏於君之行前，不敢逃刑，敢歸死！」遂自剄也。吳師屬目，越子因而伐之，大敗之。

葉谷渾寇洮、岷二州。遣柴紹救之，為其所圍。虜乘高射之，矢如雨下，紹遣人彈胡琵琶，二女子對舞。虜怪之，相與聚觀。紹察其無備，潛遣精騎，出虜陣後，擊之，虜眾大潰。

〔評〕

罪人勝如死士，女子勝如勁卒，是皆創奇設誘，得未曾有。

朱雋　周亞夫

黃巾賊十萬人據宛。朱雋圍之，起土山以臨城內，鳴鼓攻其西南，賊悉眾赴西南，雋自將精兵五千，掩東北。〔邊批：弩弓南指，情實西射。〕遂乘城而入。

太尉周亞夫擊吳、楚，堅壁不戰。吳兵乏糧，數挑戰，終不出。後吳奔壁東南陬，〔邊批：即朱雋之計。〕太尉使備西北，已而精兵果奔西北，不得入。

〔評〕

合觀二條，可識用兵之變。

宇文泰

高歡督諸軍伐魏。遣司徒高昂趣上洛，竇泰趣潼關。歡軍蒲阪，造三浮橋欲渡河。宇文泰軍廣陽，謂諸將曰：「賊犄吾三面作浮橋，以示必渡。此欲綴吾軍，使竇泰西入耳。歡自起兵以來，竇泰常為前鋒，其下多銳卒，屢勝而驕，今襲之必克。克泰，則歡不戰自走矣。」諸將皆曰：「賊在近，舍而襲遠，脫有蹉跎，悔何及也？不如分兵御之。」泰曰：「歡再攻潼關，吾軍不出壩上。今大舉而來，謂吾亦當自守，有輕我之心。乘此襲之，何患不克？賊雖作浮橋，未能徑渡。不過五日，吾取竇泰必矣。」乃聲言欲保隴右，而潛軍東出，至小關。竇泰猝聞軍至，自風陵渡河。宇文泰擊破之，士眾皆盡，竇泰自殺，傳首長安。

韓世忠

金人與劉豫合兵，分道入侵。時韓世忠駐鎮江，俾統制解元守高郵，候金步卒。親提騎兵駐大儀，當敵騎。會遣魏良臣使金。世忠撤炊爨，紿良臣曰：「有詔移屯守江。」良臣去，世忠即上馬，令軍中曰：「視吾鞭所向。」於是引軍次大儀，勒五陣，設伏二十餘所，約聞鼓即起。良臣至金，孛堇聞世忠師退，即引兵至江口，距大儀五里，副將撻孛也擁鐵騎，過五陣東，世忠傳小麾鳴鼓，伏兵四起，旗色與金人旗雜出，金軍亂，我軍迭進，背嵬軍各持長斧，上搶人胸，下砍馬足，敵披甲陷泥淖，世忠麾勁騎蹂之，人馬俱斃，遂擒撻孛也。

馮異　王晙

馮異與赤眉戰，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，伏於道側。旦日，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。賊見勢弱，遂悉眾攻異。異乃縱兵大戰，日昃，賊氣衰，伏兵卒起，服色相亂，赤眉不復識別，眾遂驚潰。異追擊，大破之。

吐蕃寇臨洮，次大來谷。安北大都護王晙率所部二千，與臨洮兵合，料奇兵七百，

易胡服，夜襲敵營，去賊五里，令曰：「前遇寇大呼，鼓角應之。」賊驚，疑伏兵在旁，自相鬥，死者萬計。

達奚武

宇文泰遣達奚武覘高歡軍。武從三騎，皆效歡將士衣服。日暮，去營數百步，下馬潛聽，得其軍號，因上馬歷營，若警夜者，有不如法，往往撻之，具知敵之情狀而還。

廚人濮　何無忌　王世充　王守仁

華氏叛宋，宋公討之。華登以吳師救華氏，敗於鴻口。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。公欲出，廚人濮曰：「吾小人，可藉死，而不能送亡，君請待之。」乃徇曰：「揚徽者，公徒也！」眾從之。華氏北，復即之。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，曰：「得華登矣！」遂敗華氏於新里。

〔評〕

廚人濮一奮，而眾皆揚徽；王孫賈一呼，而市皆左袒。忠義在，人心不泯也，難其倡之者耳！

桓玄既敗，西走江陵，留何澹之守湓口。澹之空設羽儀旗幟於一舟，而身寄他舟。時何無忌欲攻羽儀所在者，諸將曰：「澹之不在此舟，雖得無益。」無忌曰：「固也，彼既不在此，守衛必弱，我以勁兵攻之，成擒必矣！擒之，彼且以為失軍主，而我徒揚言已得賊帥，則我氣盛，而彼必懼。懼而薄之，迎刃之勢也！」果一鼓而舟獲，遂鼓噪唱曰：「斬何澹之矣！」賊駭惑以為然，竟瓦解。

李密與王世充戰。世充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，縛而匿之，戰方酣，使牽以過陣前，噪曰：「已獲李密矣！」士皆呼萬歲，密軍亂，遂潰。

王文成與寧王戰，尚銳。值風不便，我兵少挫。急令斬取先卻者頭，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銃炮之間，方奮督各兵殊死抵戰。賊兵忽見一大牌，書「寧王已擒，我軍毋得縱殺。」一時驚擾，遂大潰。次日，賊兵既窮促，宸濠思欲潛遁，見一漁船隱在蘆葦之中，宸濠大聲叫渡，漁船移棹請渡，竟送中軍，諸將尚未知也，其神運每如此。

狄青

狄青為延州指揮使，党項犯塞。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陣，遇寇多北。青一日盡將萬勝旗號付虎翼軍，使之出戰。〔邊批：陸抗破楊肇之計類此。〕虎望其旗，易之。全軍徑趨，為虎翼所破。

朱景　傅永

梁之渡淮而南也，表其可涉之津。霍丘守將朱景浮表於木，徙置深淵。乃梁兵敗還，視表而涉，溺死大半。

齊將魯康祚侵魏。齊、魏夾淮而陣，魏長史傅永曰：「南人好夜斫營，必於淮中置火，以記淺處。」乃夜分兵為二部，伏於營外，又以瓢貯火，密使人於深處置之，戒曰：「見火起，亦燃之。」是夜，康祚等果引兵斫營。永伏兵夾擊之，康祚等走趨淮。火既競起，不辨淺深處，溺死及斬首不知其數。

張齊賢

齊賢知代州，契丹入寇。齊賢遣使期潘美以並師來會戰。使為契丹所執，俄而美使至云：「師出至柏井，得密詔，不許出戰，已還州矣。」齊賢曰：「敵知美之來，而不知美之退。」乃夜發兵二百人，人持一幟，負一束芻，距州西南三十里，列熾燃芻，契丹兵遙見火光中有旗幟，意謂並師至，駭而北走。齊賢先伏卒二千於土鐙砦，掩擊，大破之。

張巡　畢再遇　某督軍

令狐潮圍睢陽，城中矢盡。張巡縛藁為人，披黑衣，夜縋城下。潮兵爭射之，得箭數十萬。其後復夜縋人，賊笑不設備。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，焚壘幕，追奔十餘里。

開禧中，畢再遇被圍於六合，軍中矢盡，再遇令人張青蓋往來城上，金人意主兵官也，爭射之，須臾矢集樓牆如蝟，獲矢二十餘萬。又敵嘗以水櫃敗我，再遇夜縛藁人數千，衣以甲冑，持旗幟戈矛，儼立戎行。昧爽，鳴鼓，敵虜驚視，急放水櫃，旋知其非

真也，意甚沮。急出師攻之，敵遂大敗。

沅州蠻叛，荊湖制置遣兵討之。蠻以竹為箭，傅以毒藥，血濡縷立死。官軍畏之，莫敢前。乃束藁人，羅列焜耀，蠻見之，以為官軍，萬矢俱發。伺其矢盡，乃出兵攻之，直搗其穴。

張巡　種世衡

張巡守睢陽，安慶緒遣尹子奇將勁兵十餘萬來攻。巡厲士固守，日中二十戰，巡欲射子奇而不識，因刻蒿為矢，中者謂巡矢盡，走白子奇，巡乃使南霽雲射之，一發中其左目，子奇乃退。

寶元中，党項犯邊。有明珠族首領驍悍，最為邊患。種世衡為將，欲以計擒之，聞其好擊鼓。乃造一馬持戰鼓，以銀裹之。極華煥，密使諜者陽賣之，後乃擇驍卒數百人，戒之曰：「凡見負銀鼓自隨者，並力擒來。」一日，羌酋負鼓而出，遂為世衡所擒。

裴行儉

調露元年，大總管裴行儉討突厥。先是餽糧數為虜鈔，行儉因詐為糧車三百乘，車伏壯士五輩，齎陌刀勁弩，以羸兵挽進，又伏精兵踵其後。虜果掠車，羸兵走險，賊驅就水草，解鞍牧馬，方取糧車中。而壯士突出，伏兵至，殺獲幾盡，自是糧車無敢近者。

賀若敦

後周時，陳將侯瑱等圍逼襄州。賀若敦奉命往救，相持於湘、羅之間。初，土人密乘輕船，載米粟及籠雞鴨，以餉瑱軍。敦患之，乃偽為土人，裝船伏甲士於中。瑱軍人望見，謂餉船至，競來取。敦伏甲盡擒殺之。又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者，敦別取一馬，牽以趨船，令船中逆以鞭鞭之，如是者再三，使馬畏船不肯上。後伏兵江岸，使人乘畏船馬，詐投附以招陳軍，陳軍競來牽馬，馬既畏船不上，伏兵發，又盡殺之。以後實有餽及亡奔瑱者，並疑不受。

李光弼

史思明有良馬千餘匹，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，循環不休。李光弼命索軍中牝馬，得五百匹，縶其駒而出之。思明馬見之，悉浮渡河，盡驅入城。思明怒，泛火船欲燒浮橋，光弼先貯百尺長竿，以巨木承其根，氈裹鐵叉，置其首，以迎火船而叉之，船不能進，須臾自焚盡。

虞翻

呂蒙既誘糜芳出降，未入郡城，而召諸將高會作樂。翻曰：「今區區一心者，糜將軍也。城中之人，豈可盡信？何不急入城，持其管鑰乎？」蒙從之，翻曰：「未也，設城中有伏，吾與將軍休矣！」復將芳入城，而翻代芳教曰：「芳得間歸，願共死守，有能破吳軍者，吾當低首拜之。」於是謀伏兵者皆前，翻盡按誅之，蒙乃入。

〔評〕

有此謀伏輩，南郡自足死守。未虧而下，芳真奴才也！總是玄德不定都荊州之誤。

程昱

昱，東阿人，黃巾賊起，縣丞王度反應之。吏民皆負老幼，東奔渠丘山。度出城西五、六里止屯。昱因謂縣中大姓薛房曰：「度得城郭而不居，其志可知，此不過欲掠財物耳。何不相率還城而守之？」吏民不肯從，昱謂房等「愚民不可計事。」乃密遣數騎舉幡東山上，令房等望見，因大呼曰：「賊至矣！」便下山趣城，吏民奔走相隨，昱遂與之共守，度來攻。昱擊破之。

度尚

桓帝延熹中，長沙、零陵賊反，交趾守臣望風逃潰。帝詔度尚為荊州刺史。尚至，設方略擊破之，窮追入南海。軍士大獲珍寶。然賊帥卜陽、潘鴻遁入山谷，聚黨猶盛，尚擬盡殲之。而士卒驕富，莫有鬥志。尚乃宣言：「陽、鴻作賊十年，習於戰守，我兵甚寡，未易輕進，當須諸郡悉至，並力攻之。軍中且恣聽射獵。」兵士大喜，皆空營出獵為樂。尚乃密遣所親，潛焚諸營，珍寶一時略盡。獵者還，無不涕泣。尚乃親出慰勞，深自引咎，因曰：「陽、鴻等財寶山積，諸卿但並力一戰，利當十倍，些些何足介也。」眾且憤且躍，尚遂敕秣馬蓐食。明旦，出不意赴賊屯，賊不及拒，一鼓盡殲之。

孔鏞

阿溪者，貴州清平衛部苗也。桀驁多智，雄視諸苗。有養子曰「阿剌」，膂力絕倫，被甲三襲，運二丈矛，躍地而起，輒三、五丈。兩人謀勇相資，橫行夷落。近苗之弱者，歲分畜產，倍課其人；旅人經其境者，輒誘他苗劫之。官司探捕，必謁溪請計。溪則要我重賄。而捕遠苗之不可用者，誣為賊以應命，於是遠苗咸憚而投之，以為寨主。監軍、總帥，率有歲賂，益恣肆無忌。時訌官、苗，以收鷸蚌之利。

弘治間，都御史孔公鏞巡撫貴州，廉得其狀，詢之監軍、總帥，皆為溪解，公知不可與共事，乃自往清平，訪部曲之良者，得指揮王通，厚禮之，扣以時事，通娓娓條答，獨不及溪。公曰：「聞此中事，唯阿溪為大，若何秘不言也？」通不對，固扣之，通曰：「言之而公事辦，則一方受福；不則公且損威，而吾族赤矣。」公笑曰：「第言之，何患弗辦？」通遂慷慨陳列始末，公曰：「為阿溪通賂上官者，誰也？」通曰：「指揮王會，總旗陳瑞也，公必劫此兩人方可。」公曰：「諾。」

翌日，將佐庭參，公曰：「欲得一巡官，若等來前，吾自選之。」乃指會曰：「庶幾可者。」眾既出，公私詰會曰：「若何與賊通？」會驚辯不已，公曰：「阿溪歲賂上官，汝為居間，辯而不服，吾且斬汝矣！」會叩頭不敢言，公曰：「勿懼，汝能為我取阿溪乎？」會因阿溪，剌謀勇狀，且曰：「更得一官同事乃可。」公令自舉，乃曰：「無如陳總旗也。」公曰：「可與偕來。」少選，瑞入，公訊之如訊會者。瑞屢顧會，會曰：「勿諱也，吾等事公已悉知，第當盡力以報公耳。」瑞亦言難狀，公曰：「汝第誘彼出寨，吾自能取之。」瑞諾而出。

苗俗喜鬥牛，瑞乃覓好牛，牽置中道，伏壯士百人於牛旁叢薄間，乃入寨見溪。溪曰：「何久不來？」瑞曰：「都堂新到，故無暇。」溪問：「都堂何如？」曰：「懦夫，無能為也。」溪曰：「聞渠在廣東時殺賊有名，何謂無能？」瑞曰：「同姓者，非其人也！」溪曰：「賂之何如？」瑞曰：「姑徐徐，何以遽舍重貨？」溪遂酌瑞，縱談鬥牛事，瑞曰：「適見道中牛，恢然巨象也，未審比公家牛若何？」溪曰：「寧有是，我當買之。」瑞曰：「敗牛者似非土人，恐難強之入寨。」溪曰：「第往觀之。」顧阿剌同行，瑞曰：「須牽公家牛往鬥之，優劣可決也。」苗欲信鬼，動息必卜，溪以雞卜，不吉，又言：「夢大網披身，出恐不利。」瑞曰：「夢網得魚，牛必屬公矣！」

遂牽牛聯騎而出，至牛所，觀而喜之，兩牛方作鬥狀，忽報：「巡官至矣！」瑞曰：「公知之乎，乃王指揮耳！」溪笑曰：「老王何幸，得此榮差，俟其至，吾當嘲之！」瑞曰：「巡官行寨，公當往迎，況故人也！」溪，剌將策騎往，瑞曰：「公等請去佩刀，恐新官見刀，以為不利！」溪、剌咸去刀見曾，曾厲聲詰溪，剌曰：「上司按部，何不掃廨舍，具供帳，而洋洋至此，何為？」溪、剌猶謂戲語，漫拒之，曾大怒曰：「謂不能擒若等耶？」溪、剌猶笑傲，曾大呼，伏兵起叢薄間，擒溪、剌。剌手搏，傷者數十人，竟繫之，馳貴州見公，磔於市，一境始寧。

此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